

中美合作抗日秘錄（二）

費雲文

海上航空先制作戰

自馬尼亞納羣島被美軍攻佔後，日軍即以其日本本土、琉球、臺灣、菲律賓為國防生命線，準備與美軍決戰。當擬訂「捷號作戰指導綱要」，集中海陸軍的航空兵力，改變其作戰戰術，企圖一舉覆滅美軍的登陸船團。由於美軍兩棲登陸的戰法，係先以艦載飛機摧毀日軍航空基地，取得制空權，再以巨艦火力擊毀海岸工事，然後順利登陸；日軍因海軍航空艦戰力的劣勢，失去機動能力，僅賴陸上基地航空兵力應戰，往往在對美航艦羣的邀擊作戰中，即已消耗其戰力，而無力阻止美軍登陸。所以新戰術改為第一階段的航艦邀擊戰，避免決戰，保存其實力，集中向美軍登陸船團進攻；並議定海軍飛機專攻軍艦，陸軍飛機專攻運輸船。但如何能在第一階段中不被美軍摧毀而確保其實力，有賴於基地與飛機的密匿得宜。

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六月一日，日軍南方航空作戰的主力屬於陸軍的第四航空軍，由新幾內亞撤移馬尼拉，全力準備「捷號作戰」。當

時第四航空軍統轄有第一、四、七三個飛行師團，原有飛機一千零五十六架，但至八月，祇剩五百四十五架。於是預先策訂計劃，如美軍來攻，則將自日本本土、臺灣、華中等地區，抽調八個戰鬥機隊，一個輕轟炸機隊，一個偵察隊；自馬來、越南等地抽調兩個戰鬥機隊和一個輕轟炸機隊來參加應戰。為了達成基地和飛機的密匿，除在馬尼拉和巴格特地區配置少數兵力，並將飛機加以偽裝密匿外；大部份分配在菲律賓的南部島嶼。

海軍航空方面，第一航空艦隊在塞班、底里昂、關島等地的戰鬥中，已喪失大半戰力。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二月，以達弗為基地，加以整補訓練，是年八月，有飛機二百五十七架。另外第二航空艦隊有六百架飛機，在日本的九州訓練中，將陸續用於保衛非島之戰。

海軍艦隻方面，用於海上游擊的第二、第五兩艦隊共有戰艦五艘、巡洋艦十四艘、驅逐艦七艘，分別在林伽和內海停泊；另西南方面的第三南遣艦隊，則移其司令部于馬尼拉，與第一航空艦隊取得聯繫，以達弗和塞布為基地。

可是，美軍却根據「中美所」的確切情報，於九月九日，先發制人，以艦載機奇襲明達羅島的達弗、沙蘭伽里等地區的敵航空基地，出動四百架次，將日機擊毀於地面。等到日軍悉機動艦隊兩羣，已出現在達弗東南一百六十浬時；已

無還擊能力。

十二日，美機兩百架再奇襲塞布基地，毀日機七十架，沉日艦十一艘；十三日起，連續空襲明達羅島和婆羅洲東北的達維達維島上的各機場，以及呂宋島，臺灣南部各機場，出動一千餘架次，將日軍數月來整備的「精銳」摧毀大半，而其避免初期決戰，專攻登陸船團的新戰法，也無從實施。十五日，美陸戰第一師遂在飛機和艦砲掩護下登陸帛琉。

猛襲臺灣引蛇出洞

美軍在帛琉島登陸的同時，以船艦一百艘在菲島東南方，新幾內亞以西的摩洛太島登陸。此兩處的攻佔成功，已鋪成進攻菲島的跳板。於是，不予以日軍喘息機會，即於九月廿一、廿二日兩日，根據「中美所」的情報，奇襲馬尼拉及其附近的航空基地；當日軍水上飛機剛發現美航艦羣時，美機已到達馬尼拉灣上空。一舉擊毀日機廿架，擊沉船舶十六艘。十月十日再奇襲沖繩島，十一、十三日各以六百架次的大編隊奇襲臺灣各地機場、港灣，十四日，並由中國大陸出動重轟炸機一百架，夾擊臺灣。

美軍連續猛襲臺灣，吸引日軍在東亞所能使用的航空兵力，為阻止美軍可能登陸臺灣而由避匿改為反擊。可是由於素質的脆弱，訓練的不足，情報的遲鈍，反而被強大的美海空軍乘機擊毀四百架。至十月十七日，日軍為保衛其國防生命線的航空兵力，祇有第三航空軍的二百架，海軍在菲律賓的三十五架，和臺灣、九州的二百卅架在

架，總共不到五百架；美軍在登陸菲律賓以前，即在航空決戰中取得勝利，固然由於戰力的龐大和機動的優勢；但情報的靈通準確，乃是主要的因素，而中美所在此方面，有頗大貢獻。

雷伊泰島生死大戰

美軍減除了可能受到空襲的顧慮，取得絕對制空權以後，於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十月七日登陸菲律賓的雷伊泰島。日軍為了確保菲律賓，決定與美軍作一次總決戰。空軍方面，於十八日下令將「大東亞」全戰域所配置的航空部隊，有序而迅速的集中菲律賓；至廿二日，各處增援調集的生力軍共四百五十架，連同原來的約一千架。另一方面，日軍的海軍，也計劃和美軍作一次總決戰。

進攻雷伊泰的美軍船團，非常強大，護航的艦隻有一百五十艘，（由航艦十八、戰艦六、巡洋十一、驅逐四十四、和其他艦隻組成），運輸船約四百廿艘。日軍以殘存的劣勢海空軍，欲與之在海上實行堂堂之陣的大會戰，決無勝算；於是設計一種聲東擊西的策略，希望能有一支戰力強大的艦隊，突進雷伊泰灣，襲擊滿載兵員物資，不及卸載的運輸船團；達到摧毀美軍登

陸兵力和運輸能力，使其此後無法子短期內再興兩棲登陸攻勢的目的。此項決戰計劃，動員了日軍在東南海域大部份海軍艦隻，分三條線路，同時並進。第一路小澤部隊（轄航艦四、戰艦一、驅逐十、飛機一百零五架）由呂宋島的東北方向在呂宋島東方進出，作南下雷伊泰灣狀態，企圖吸

引美機動艦隊遠離，北上迎戰。第二路栗田部隊（轄戰艦七、巡洋十三、驅逐十九）為突入雷伊泰的主力；再分南北兩路經由薩莫爾海峽、和斯利加渥海峽，抵達目標區，合擊美登陸船團。第三路志摩部隊（轄巡洋三、驅逐七）也是突擊部隊，為栗田部隊後繼兵力，也經斯利加渥海峽突入雷伊泰。

日軍的總攻擊於廿四日開始，栗田部隊係在菲島西南的南洋集中，乃於廿二日即先經巴拉望島西方海上北上，預備轉向東方穿過海峽；但其行動被「中美所」設在桂林的秘密偵諭部門事先偵知，通知十四航空隊，派機偵察，終於發現了栗田部隊和小澤部隊的位置和前進的方向，迅即轉告美機動艦隊。當廿三日栗田部隊正在通過中部菲島東進之時，美軍已集結了第三艦隊的快速航空母艦羣於薩莫爾海峽，準備迎頭痛擊日軍；第七艦隊的掩護砲擊船艦，則在雷伊泰灣的南端和斯利加渥海峽展開，配置大量魚雷快艇。附近的潛水艇也迅速向此海域前進。

小澤部隊的吸引艦隊，和孤注一擲的航空總攻擊，並未能達到牽制美軍的目的，美軍的損害也頗輕微；但却反被美軍擊沉其全部航艦四艘，飛機也多被擊落。另一面栗田部隊的主力於廿四日晨行經菲島中部的西普揚海繼續向東前進時，即被事先部署的美艦載飛機迎頭痛擊，擊傷巨艦武藏號。栗田部隊的主力，因無飛機掩護，乃被迫放棄突入雷伊泰的任務，於午後退去。栗田部隊的另一分枝向南邊迂迴的西村部隊，也被扼守在斯利加渥海峽的美艦和魚雷快艇集中攻擊，除

一艘巡洋艦最上號負傷逃去外，餘戰艦兩艘、驅逐艦四艘全軍覆沒。

被迫後退的栗田部隊，尚有戰艦四艘、巡洋艦十二艘、驅逐艦十五艘；却於午後六時再度轉移攻勢，回航通過薩莫爾海峽向雷伊泰灣目標前進。此時，美軍邀擊艦隊因爲已獲勝仗，又值夜晚，未加戒備；廿五日晨六時，在斯汝昂島北方八十浬處，被栗田部隊追及，突以戰艦上的十八吋大砲奇襲猛攻，美機起飛不及，航艦損失三艘，激戰達兩小時。此時栗田部隊雖仍可冒險達成任務，但被美軍所發出的兩件假電訊情報所迷惑，（一 是與美軍已分別電知九航艦，恢復出擊，一是停泊在雷伊泰灣的運輸船團已經疏散），軍艦開出時考慮進擊雷伊泰後的回程油料不足，加以奇襲企圖的暴露，終於知難而退，不敢追擊，向北退去。

本戰役，日軍的設計不爲不週密；而其寧願犧牲僅存的四艘航艦作爲釣餌，企圖達到奇襲目的「玉碎精神」不爲不偉壯。然而由於情報上的失敗，密謀外洩，仍然無法挽回失敗的命運。而中美所偵譯情報的獲得，一電之微，關係如此重大，厥功至偉。

摧毀日軍殘存艦隊

雷伊泰之役，日海軍艦隻損失甚大；飛機雖一再補充，但無法彌補每日八十架的損耗，於是改以「特攻機」作自殺性攻擊爲主要作戰方式，此種戰法祇能對美軍發生騷擾作用，無法決定勝負；同時更不能對日軍的殘存船艦具有保護的威力。

當時，日酋豐田副武，將殘餘船艦集中琉球一帶重行整頓，分爲第一、第二兩個艦隊：第一艦隊以澎湖列島爲基地，第二艦隊以琉球羣島爲基地，一面再加強琉球和臺灣的基地航空兵力。但此情形，又被「中美所」密佈在廈門、臺灣等地的情報和偵測單位探知，轉達美艦隊；當時美軍

除航艦飛機外，已在雷伊泰基地保有五百架，摩洛太島基地保有新式飛機三百架，實力非常強大。乃於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七日，大舉空襲澎湖、琉球兩處海空基地。擊沉大小船艦八十三艘，擊毀飛機二百十架，日海軍從此不能再組成有力的艦隊出戰，「聯合艦隊」已名存而實亡了。凡此輝煌戰果，對盟軍決勝，貢獻極巨，美國羅斯福總統曾有謝函致我國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對我方能適時提供可靠情報，因而在太平洋上獲得決定性勝利，表示欽佩與誠摯謝忱。

南海掃蕩突襲廈門

美國第三艦隊司令海爾賽上將（William F. Halsey Jr.）爲了繼續登陸呂宋島，全部佔領菲律賓，曾在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一月初電知梅樂斯副主任，希望能從「中美所」獲得有關中南半島各港口的日軍船艦活動情報，作爲攻擊的參考。「中美所」和軍統局在南洋的祕密組織，接到

指示後，立即提出報告，包括越南西貢附近金蘭

灣以及其他由日軍控制的各港口船艦的名單，甚至噸位和速度的大小，貨運的種類名稱數量，都列述詳明。一位沿海瞭望哨的情報人員，也報告了他在一月十二日早晨發現一隊日軍的運輸船通

過的情報。

海爾賽上將根據報告，命令飛機出擊，當在越南東海岸的基洛近海，將日軍向北行驶的油輪九艘和護航的巡洋艦一艘，驅逐艦四艘炸沉；另在其他港口炸沉船舶卅艘，達十二萬噸，各式軍艦七艘。

廈門方面，「中美所」設立了兩個觀測哨，專門採取廈門港灣日軍船艦進出的情形。當時美軍上士史徒華在平海，爲了避免日軍的盤查監視，不便經常進入港灣。於是他就和軍統局所指揮的海上游擊隊張逸舟部屬取得聯繫，利用他們漁民船戶的身份掩護，令其以賣魚爲由，接近日船，蒐取情報。

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一月廿三日，史徒華上士發現有日軍的四艘驅逐艦、五艘運兵船、和兩艘油輪進入港灣。於是他就通知漁戶設法探明其動向，乃知此批船隻，將於次日上午六時開往臺灣的基隆；但因其中有一船發生故障，所以船團的時速祇有八浬。

「中美所」接獲此項情報，立即交予正在重慶的美軍潛艇聯絡官易伯特上校，迅速轉知位於廈門附近的巴布號潛艇，於廿四日凌晨四時潛入港灣，擊沈驅逐艦三艘和其他船隻四艘。（巴布號因此得獲美國高級勳獎）

截斷日本海上運輸

日軍的運輸船團，一再遭受慘重損失，乃放棄一貫使用的大船團集中護航方式，改爲小船團分散護航方式，以實施「突破運輸作戰」。但自

(二) 錄秘日抗作合美中

美軍控制整個呂宋島整備海空基地以後，此項化整爲零的方式，也毫無安全到達的萬一之望；因此，三月以後，由日本出發駛向南方的船團，不得不被迫停航。向北航駛的船團，由於急需物資的運輸，仍勉強冒險航行，但被擊沉的竟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三月中旬，遂亦不得不被迫忍痛停航。日本從南洋運回大量物資的希望，已告幻滅！而駐守在南洋一帶的日軍，不但各項補給難獲正常，甚至調動撤退都成問題；因此不得不把希望寄託在打通大陸路線的作戰上，可是，萬里轉運，企圖暴露，在無法取得空中優勢，無法在情報戰場上擊敗「中美所」和軍統局的態勢之下；此種方策，仍然是畫餅充饑而已！

配合戰局牽制日軍

「中美所」的另一主要任務，就是運用各種特殊手段，在中國大陸不斷的擾亂日軍，襲擊日軍；使其在整個東亞的戰局上受到牽制，受到阻礙，無法利用中國的交通和資源，強化其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態勢；使其長期消耗，疲於奔命，陷於無法自拔的困境。以爭取時間，展開反攻決戰。

「中美所」爲了達成上述任務，分從行動爆破、游擊作戰和心理作戰三方面齊頭並進。

行動爆破方面，軍統局原在敵後各要地設有鐵道破壞隊和行動隊，經常打擊日軍。自「中美所」成立後，除將鐵道破壞隊撥來接受訓練和指揮運用以外；其餘潛伏敵後的行動組織，由於「中美所」訓練的技術人員分往指導，和若干器材的支援補充，活動更見積極，效果也更卓著。日

軍在連續數年不斷遭受破壞的困擾之下，防範日益嚴密。凡是交通要道和重要橋樑的兩端，均增強警戒；鐵道兩側，也挖掘外壕，構築碉堡，駐軍日夜防守；夜間使用電網和探照燈。因此，如欲切實有效的達成破壞的任務，必需在方法上有所更新。戴先生考慮「中美所」的優點，在有最新的技術和器材，有受過新式訓練的行動人員和游擊部隊；同時更具有中美雙方互相信賴的合作精神。於是新的破壞方法，除了在小規模的突擊方式之外；另外並設計一種強制性的規模較大的聯合行動，一面以游擊部隊以突擊方式襲擊或圍困日軍的防護武力，使其自顧不暇，受到牽制，一面以行動人員或鐵道破壞隊，逕赴目標區施以猛烈破壞。加以美方人員的奮勇參加，和我行動人員同患難共甘苦的並肩作戰，士氣大振，成果也極輝煌。

行動爆破的另一種方式，是在長江水路和洞庭湖一帶佈雷，從水面上打擊日軍的運輸。長江和太湖區域，本來都是我國內陸交通的要道；但因爲日海軍的絕對優勢，反而爲其所用。國軍在沿江要地雖然有礮位的設置，予以驟擾性的射擊雷，也是打擊日軍的最好手段。中美合作之初，即有合作佈雷之議，而且進行得比較積極。民國卅一年（一九四二）十月十四日，即派磁性水雷專家吉爾斐南少校（E. Giffilan）來華，我海軍署也派林葆恪上尉參加工作；並由戴先生簽准何總長應欽，電令海軍署派辰谿水雷製造所

長曾國晟與美方技術人員合作製雷。次年四月，再增調魚雷放射員施比斯（R. E. Spies）來所；並令其會同錢普上尉前往南岳「中美第二班」訓練洞庭湖和長江水上爆破小組（民國卅五年五月，併入湘鄂贛邊區），化裝潛赴漢口和九江一帶觀察。十月，錢普與林葆恪再赴印度加爾各答學習磁性水雷，學成回來後，適製造水雷的器材和炸藥、化學藥品等源源運到，辰谿製造所也日夜加工趕製，於是積極在日軍佔領的長江中游和洞庭湖一帶佈雷，收效很大。尤以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日軍發動長衡戰役時，予其損害最爲顯著。

自民國卅二年（一九四三）合作開始，以迄勝利，總計以行動爆破手段擊斃日軍官一百零四員，士兵六千一百八十四名，炸毀礦廠、工廠、橋樑、鐵道、船艦、飛機等甚夥。

游擊作戰方面，游擊作戰是從陸上牽制日軍最有效的手段，尤其在中國地域廣闊，日軍無法控制全面，僅靠交通線聯繫重要佔據點的情況下，更顯其任務的重要。而其在敵後掩護地下工作的活動，相輔相成，也關係到整個情報合作的成敗。在戴先生竭力提倡加強游擊隊的訓練裝備和梅樂斯副主任積極贊助之下，經過「中美所」訓練並予裝備，而加以指導運用的游擊隊，有「別領軍」的七個縱隊，「忠義救國軍」的四個縱隊，和「湘鄂贛邊區行動總隊」，總數約五萬人。他們經過新的訓練，有新的裝備，也有美軍的技術顧問，士氣旺盛；再加上每一支游擊武力之下，除了可以由軍統局的情報組織得到敵情狀況外，他們還有一倍以上的便衣羣衆做他們的外圍

(二) 錄秘日抗作合美中

，經常供應情報；所以作戰非常英勇成績輝煌。作戰次數和戰果統計均在不斷增加，尤其當日軍企圖打通大陸路線，進犯湖南廣西，直指貴州之時；游擊部隊每週作戰的次數由十次增加到四十次。從抗戰開始以迄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十一月，原已殲滅日軍七千人；但截止到次年二月，則更激增到一萬九千人，由此可見當時戰況的激烈和游擊部隊對配合戰局所作的最大努力。

心理作戰方面，當時我國尚無此項工作，所以一切從頭做起，自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六月開始，以廣播宣傳、漫畫傳單、散佈謠言、釋放戰俘、偽製敵偽文件、投寄黑函等方式分頭進行。廣播的語言，同時採用國語、日語、滬語和臺語；宣傳文字則兼用華文和日文，也具有成效。（詳見後節）

中原戰役阻滯日軍

自美軍在華增強空中活動後，日軍在長江的補給線頗受威脅，希望攻略平漢鐵路的南部沿線地區，打開由華北對武漢的連絡路線。以便華北和華中的兵力可以相互支援運用；因於民國卅二年（一九四三）秋擬具「虎號作戰計劃」，擬於次年初發動平漢路戰爭。同時，為加強其軍事的攻擊力量，擬由東北的關東軍抽調部分裝甲部隊和汽車運輸部隊，以便馳騁於中原平原地帶，戴先生接獲此項情報後，即計劃對黃河北岸的焦作煤礦和位於邙山頭附近橫跨黃河的新鐵路大橋加以破壞，以阻擋遲滯日軍的軍事行動。

焦作煤礦，位於黃河北岸道清鐵路西段，產

量極豐，為平漢、隴海鐵路火車燃料的重要來源。河北淪陷後，被日軍佔據經營利用，影響甚大。軍統局屢欲予以破壞，但因日軍戒備森嚴，無從着手。於是，乃利用「中美所」的技術裝備優點，毅然決定採用威力破壞方法予以強制破壞。當調「別動軍」第五縱隊第一大隊配合平漢鐵路破壞隊負責執行；另向第一戰區挺進十三縱隊徵調四個大隊，向武陟徵調保安大隊協助掩護，均由軍統局河南站負責策劃統一指揮。

河南站奉令後，即與各單位密商，決定由平漢鐵路破壞隊編組為六個破壞組，執行破壞工作；同時由「別動軍」的五縱隊的一二兩中隊編成六個突擊隊，負責掩護。第三中隊負責於行動時從中策應，並擔任破壞附近的鐵路、橋樑、電線等任務。挺進十三縱隊則以兩個大隊擔任外圍掩護，監視牽制礦場的日偽警備兵力，以便利破壞鐵路橋樑的進行；並負責掩護焦作和李封方面日軍的可能增援。另兩個大隊掩護破壞組破壞焦作礦卅九號井。武陟保安大隊為預備隊。

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一月十二日午夜，於風雪中展開行動，由於部署的週密，行動的果敢，加以夜晚風雨的籠罩，完全達到奇襲的效果；日偽警衛兵力達二千人，驚慌失措雖欲加以阻撓，不但毫無作用，反被我擊斃二百餘人，傷五十餘人。總共炸毀焦作煤礦卅九號井發電機三部，鍋爐六個，抽水機八部、電高車、汽高車、壓風機各一部；鐵橋兩座，水泥橋一座，汽車四輛，碉堡一座，鐵軌八根。不但整個礦場的生產為之停頓，而且鐵道交通也因而受阻。

破壞焦作煤礦既已達成任務，乃繼續進行破壞新鐵路大橋。新鐵路大橋，橫跨黃河兩岸，長達四華里，計一百十九孔，橋身係枕木架成，為平漢鐵路連絡黃河南北唯一的要道。橋的週圍繞有鐵絲網二層，電網一層；南北兩端和中央的沙洲上均築有碉堡，各駐日軍一排，並携有警犬，警備隊一班；橋南橋北附近廿五華里的據點，均駐有日軍；一旦有警，增援也很方便。

一月廿一日晚十二時，平漢鐵路破壞隊再在別動軍三百五十四人的掩護下，對該新鐵橋加以強制破壞；炸毀橋樑五十孔，其餘各孔大多被震塌，同時並將其馬莊附近的橋樑也予破壞。日軍汴新特務隊和憲兵隊共三百餘人率同偽軍千餘人，聞警趕至，將附近所有村莊包圍搜索；並出動飛機四架，低飛偵察。我別動軍當予作戰，掩護撤退；激戰中我行動隊一人，隊附一人及隊員十四人未能突出，被日軍捕去；另教官一人失蹤，隊員一人受傷。

焦作煤礦和黃河新鐵橋被我破壞，平漢路交通截斷，日軍乃調集部隊，武裝監視，盡力趕修，延至三月廿五日，始行修復；日軍結集於新鄉的軍隊車輛，始得進出黃河南岸，與集結開封的日軍，於四月十八日發動攻勢，行動被我阻滯達三月之久。

「中美所」在南岳第二訓練班訓練的「水上爆破小組」，於民國卅二年（一九四三）十二月結業後，即自衡山出發，經株州、長沙、平江，越過幕阜山脈進入陝區，活動於湖北省城的通城

、通山、大治縣屬地區，遂行水上破壞任務，而以日軍艦艇和蒲圻大鐵橋為目標。組長章正大，副組長艾長生，組員李炳南、聶亞軍、余樹林、李×等六人，美員六人。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四月，曾以武昌以南的「豹子懈」為基地，用他們自製的「爆破體」，潛往武昌到金口的江面，炸毀日軍五百噸級砲艦一艘，余樹林殉職。旋即轉往崇陽附近的上下寨山區，進行破壞蒲圻鐵橋。蒲圻鐵橋為橫跨陸水（自崇陽向西北流入長江）的粵漢鐵路橋樑。陸水為洩洪河川，河床深水流急，河底滿佈石子。橋東駐偽皇協軍一個中隊，橋西駐日軍一班人，兩端和中央均有崗哨，著有警犬。河底橋墩百碼左右的上下游都裝有鹿砦，防備至為嚴密。

爆破組密購小漁船二艘，各裝六百磅黃色炸藥的爆破體一個，於五月八日上午三時接近鐵橋中間的兩個橋墩，由艾長生和李×同志負責將爆破體裝置於橋墩上，由章正大、聶亞軍、李炳南三同志負責拆除鹿砦。當爆破體裝好後不到十分鐘，即被日軍專門訓練嗅覺炸藥的警犬所發覺，狂吠不已。日軍探照燈明如白晝，一面出動尋找裝藥場所，擬加拆除，一面以機槍向爆破組撤退同志掃射，李×同志成仁，艾長生被俘，聶亞軍、章正大負傷。美員安然無恙。當日軍尋覓到裝藥處所，尚未能下水拆除之際，突然爆炸，炸死日僞軍十餘人，傷數十人，毀橋墩兩座，鋼軌震飛天空，橋頭震塌龜裂。當時，日軍正準備進犯湘桂，大橋的破壞，對其運輸調度，也多少發生了阻滯的作用。

長衡戰役中的突擊

日軍自發動平漢作戰後，隨於是年（民國卅三年）五月廿七日發動湘桂作戰，進攻長沙衡陽，開始實施其從中國內陸「打通大陸路線」的策略。此次進擊，日軍鑑於過去幾次進攻長沙的失敗，在攻擊正面始終局限於洞庭湖以東的鐵道線附近，未能充份利用洞庭湖和湘江的水道；以致補給線路易被切斷。所以此次攻略，攻擊正面較為廣闊，除以其十一軍的主力的一部自湘江東方地區沿鐵路線進攻外，另一部則從洞庭湖水路進攻，向湘潭進攻，對長沙取包圍態勢。浙東的三軍也自金華向浙贛邊境作牽制性的攻擊。

日軍來勢凶猛，戴先生乃下令「別動軍」第二縱隊指揮楊遇春和第四縱隊指揮何際元的部隊配合第六、第九兩戰區，在長沙、湘潭、醴陵、攸縣、湘鄉一帶，協同友軍，奮勇殺敵；另並命令「中美所」新成立的屬於「湘鄂贛邊區」的長江突擊隊，在洞庭湖和湘江水道佈雷。打擊敵人。

在此之先，當水雷專家錢普上尉自印度學習磁性水雷返華以後，指導中美所工作人員佈雷，曾經設計了一項巧妙的方法。先把日軍在水道中為防礙我軍行動所散佈的水雷清除出來，然後再運載一段相當遙遠的距離，佈設在適當的地方，用日軍的武器打擊日軍。此種舉動雖然相當冒險，可是却收到很大的效果。因此，和他共事的工作人員，對他非常佩服，要求他多加訓練。

錢普上尉在戴先生的許可下，有四位美軍助手，一百名游擊隊聽他指揮，並在長沙成立臨時性的突擊訓練班，由勞合上尉主持（Guy Lloyd

）。他們常常穿過日軍的防線，在距離日軍營地不到卅哩的地方佈設水雷。正當他們忙着裝備一種藏有火箭筒的突擊舟，準備混跡民船之內，進一步突擊日軍水上運輸之時，「中美所」於五月八日得到了日軍即將再度進犯長沙的情報。於是

錢普上尉向城防司令建議在長沙城區地面大量鋪設地雷，在洞庭湖和湘江加敷水雷。

日軍一面在岳州集中部隊，一面作攻擊前的先制轉炸；長江突擊隊的工作人員在國軍第四軍所屬的兵工團協助之下，冒空襲的危險，將許多玻璃瓶和磁罐湊集一起，裝填些碎玻璃和炸藥，可以五個到十個的一連串爆炸，安放在通往長沙的公路上。另在長沙城外每一條重要通道和若干堤壩，都佈設地雷。

湘江方面，在我國海軍人員原已佈放的雷區之間的空隙，（係準備我軍撤退所用），再佈設一個可以控制的水雷區；這一控制好的走廊水道，等候國軍最後一批船艦撤退後，即予封鎖。除了水雷以外，他們使用了所有儲備的物資，包括五千磅炸藥，兩千磅爆破用的繩線，五千呎電線。另外還有三百枚手榴彈，也在日軍可能宿營的房舍中，設下了一碰就炸的埋伏。

日軍的攻勢相當凌厲，六月十八日，長沙終於淪陷。在日軍進撫長沙城郊之時，「中美所」佈設的地雷適時引發爆炸，造成日軍約五千人的死傷。另外從洞庭湖和湘江水道進攻的日船和運輸船，也受到很大損失。

日軍進佔長沙後，隨即於六月廿八日向衡陽進攻，但攻勢一再頓挫，前後三次增兵，延至八

(二) 錄秘日抗作合美中

月八日，前後四十日之久，我始放棄衡陽。此次作戰，曾使位於東京的日軍大本營爲之焦慮，益感我國士氣的旺盛和戰志的不可輕侮。其間守城部隊奮勇抵抗，固然爲主要因素；而別動隊的第一縱隊和第四縱隊配合大軍的游擊作戰，襲擾和牽制日軍，也有相當貢獻。第二縱隊則在指揮官楊遇春指揮之下，奉令突擊攻佔甫於六月廿日放棄的株州，切斷日軍鐵路交通；用以爭取時間，堅固衡陽的防禦，遲滯日軍的行動，消耗日軍的戰力。該縱隊在奉命後，嘗即選挑三百人的敢死隊，襲佔收復株州，鹹獲大批日軍供應物資。他們在長衡會戰的三個月內，曾經作戰一百五十三次，斃傷日軍一千九百四十七人。第四縱隊在指揮官何際元指揮之下，協助國軍作戰，長沙淪陷後，奉令穿越到日軍後方襲擊日軍和補給線；該部有將近半數曾在「中美第二班」受訓，裝備和戰力很好，並有美員泰德、蓋綏等十一人隨行，他們冒險突擊日軍後路，雖然縱隊司令部三度被日軍意外的圍困，但都能化險爲夷，擊退日軍。在整個長衡戰役的三個月中，作戰卅四次，擊斃日軍九百六十七人，傷一百九十五人。

縱隊的游擊戰法，他們利用美式裝備的優勢火力，常常編組成十人突擊小隊，配備湯姆鎗和卡賓鎗各四枝，手鎗兩枝，出入敵後；掩蔽確實，不俟日軍進入輕武器的有效射程決不開火，予日軍極大困擾。

由於第二和第四縱隊的經常實施地面突擊，以及中美空軍的不斷轟炸，使長沙到漢口的鐵路交通，幾瀕斷絕。（未完待續）



中央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附 火災 保 險 及 險	貨 運 運 輸 险	船 舶 险	漁 船 险	汽 車 险	銀 行 綜 合 险	工 程 险	航 空 险	保 他 财 产 险	外 责 任 保 险 其 他 各 种 意 思
-----------------------------	-----------------------	-------------	-------------	-------------	-----------------------	-------------	-------------	-----------------------	---

總公司：臺北市寶慶路六十九號

電話總機：3819910~6 (7線)

高雄分公司：高雄中正四路二三〇號五樓

電話：(07) 2919272
(07) 2712575
(07) 2216424
(07) 2011612

臺中分公司：臺中市光復路一五一號九樓四室

電話：(042) 200533 (042) 228933

臺南通訊處：臺南市府前路二一九之二號文化通商大廈十樓二室

電話：(062) 217338
217375

中壢通訊處：中壢市新生路一〇五號二樓

電話：(034) 422924 (034) 420860

花蓮通訊處：花蓮市水源路二五號

電話：(038) 322093

新竹通訊處：新竹市林森路二九號四樓

電話：(035) 264276 (035) 264276

嘉義通訊處：嘉義市民權路四二七號六樓

電話：(052) 284244 (052) 284249